

## 唐诗与现实生活并不遥远

□尤今

热腾腾的饭菜一端上桌,三岁的小彦彦便以清晰的语调吟起了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啊?”她一丝不苟地答道:“不可以浪费米饭,要吃干净。”

我一听便高兴地知道,她并不是把优美的唐诗当作一句句组合的文字来死记硬背的,她是切切实实地通过诗的内涵来汲取可贵的生活理念的。

接下来的日子,小彦彦持续不断地以随口吟诵的唐诗给家人带来数之不尽的惊喜。

早上听到啾啾啾的鸟声,她便摇头摆脑地吟起了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傍晚,看到酡红的夕阳在天边踟蹰时,她便兴高采烈地吟起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晚上,看到一轮澄净明澈的圆月高挂天边时,她又意盎然地吟起了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唐诗好似潜伏在她体内的精灵,随时随地能够从她嘴里蹦出来,给平淡的生活增添滋味。

有一天,她母亲给她缝制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她一面穿,一面铿铿锵锵地吟起了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把她母亲逗得笑颜逐开,而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一转头,看到了她母亲手上的剪

刀,她竟又“触景生情”地吟起了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真逗啊!

这一切,都不是不劳而获的。

小彦彦一岁半时,双亲便把她送入一家极端注重中华文化熏陶的幼儿园。

她父亲阿德忆述道:“我去参观幼儿园时,发现每个班级都以唐宋诗人词人来命名,比方说,五岁的班级是苏轼班、四岁的是白居易班、三岁的是杜甫班等等;他们的名字,原本都是寂寂地躺在古书中的,现在,居然在现实生活里复活了,真叫人欢喜啊!后来,我又看到孩子们在吃饭之前都认认真真地把《悯农》诗念一遍,借此培养惜粮的美德,我便决定把孩子送来这儿学习了。这家幼儿园,巧妙将文化加以生活化,古典诗词在此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亲切地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孩子日日浸濡,性情因此而得到很好的陶冶。”

小彦彦从两岁开始,便浸淫于唐诗美妙的天地里了。一首首内涵深刻的唐诗,是一幅幅生动的文字图画,同一首诗,每一个不同年龄层的人读它,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感动。难能可贵的是,老师不是以填鸭的方式把唐诗硬生生塞给孩子的,反之,他们通过图文并茂的视频,让孩子们了解诗的含义、领略诗的意境;此外,还将唐诗配搭优美的音乐,让孩子们快乐地吟唱、跳舞哪!

当小彦彦手舞足蹈地以清脆的童音抑扬顿挫地吟唱着一首又一首唐诗时,我在她快乐的笑脸上读到了唐诗融入现实生活所带来的自豪和满足。

## 谈天说地

## 吃喝之外

□陆文夫

我觉得许多人在吃喝方面都忽略了一桩十分重要的事情,即大家只注意研究美酒佳肴,却忽略了吃喝时的境界,或称为环境、气氛、心情、处境等等。此种“虚词”不在酒菜之列,菜单上当然是找不到的,可是对一个有文化的食客来讲,虚的却往往影响着实的,甚至决定着对某种食品久远、美好的记忆。

20世纪50年代,我在江南一个小镇上采访,时近午后,饭馆都已封炉打烊。忽逢一家小饭馆,说是饭也没有了,菜也卖光了,只有一条鳊鱼养在河里,可以做个鱼汤聊以充饥。我觉得此乃上策,便进入那家小饭馆。

这家饭馆临河而筑,准确点是店门在街上,小楼架在大河上,房屋下面架空,可以系船或做船坞,是水乡小镇上常见的那种河房。店主先领我从店堂内的一个窟窿里步下石码头,从河里拎起一个扁圆形的篾篓,篓内果然有一条活鳊鱼(难得),两斤不到。买下鱼之后,店主便领我从一架吱吱作响的木扶梯登楼。楼上空无一人,窗外湖光山色,窗下水清见底,河底水草摇曳;风帆过处,群群野鸭惊飞,极目远眺,有青山隐现。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鱼还没吃呢,那情调和味道已经来了。

“有酒吗?”“有仿绍。”“来两斤。”

两斤黄酒,一条鳊鱼,面对碧波波光,嘴里哼哼唧唧,“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低吟浅酌,足足吃了两个钟头。

此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间我重复啖过无数次鳊鱼,其中有苏州的名菜松鼠鳊鱼、清蒸鳊鱼、鳊鱼雪菜汤、鳊鱼圆等等。这些名菜制作精良,用料考究,可我总是觉得怎么都不及三十多年前在小饭馆上所吃到

的那么鲜美。其实,那小酒馆里的烹调是最简单的,大概只是在鳊鱼里放了点葱、姜、黄酒而已。可那青山、碧水、白帆、闲情、诗意又在哪里……

有许多小离家的人,回到家乡之后,到处寻找小馄饨、血粉汤、豆腐花、臭豆腐干、糖粥等儿时常吃的食品。找到了当然也很高兴,可吃了以后总觉得味道不如从前,这“味道”就需要分解了。一种可能是这些小食品的制作不如从前,因为现在很少有人愿意花大力气赚小钱,不过,此种不足还是可以想办法加以补救或改进的,但那“味道”的主要之点却无法恢复了。

那时候你吃糖粥,可能是依偎在慈母的身边。妈妈用绣花挣的钱替你买一碗糖粥,看着你站在粥摊旁吃得又香又甜,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看着你又饿又馋,她的眼眶中含着热泪。那时候你吃豆腐花,也许是到外婆家做客时。把你当作宝贝的外婆给了你一笔钱,让表姐表弟陪你去吃遍了小摊头,还看了糊粥出把戏。童年的欢乐、儿时的友谊,至今还留在那一小碗豆腐花里。

那一次你吃小馄饨,也许是正当初恋。如火的恋情使你们二位不畏冬夜的寒风,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在那寂寂无人的小巷里,无休止地弯来拐去。你们感到了饿,感到了冷。你们飞奔到馄饨摊前,一下子买了三碗,一人一碗,还有一碗推来让去,最后是平均分配。那小馄饨的味道也确实鲜美,更重要的却是爱情的添加剂。

世界上最聪明的厨师,也无法调制出初恋的滋味。冬夜、深巷、寒风、恋火已经与那小馄饨共酿成一坛美酒,这美酒在你的心灵深处埋藏了数十年,酒是愈陈愈浓愈醇厚,也许还混合着不可名状的百般滋味。

## 大家V微语

## 低后手

□莫言

●生物不断生长,作家也不例外。年轻的时候激情澎湃,或是怒火万丈,或是柔情万种,带着一种夸张的东西进行艺术创造。随着读过的书越来越多,见过的人越来越多,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越能用更加成熟平和的态度观察和理解事物,全面客观地呈现要写的现实。

●过去语言上最喜欢浓墨重彩,大量地使用形容词,渲染自己的感受。现在觉得过多的形容词和描写会成为理解故事和人物情感的障碍,反倒是平淡朴实的语言更能直入人心。对情节的处理也是这样,过去会抓住每一个“有戏”的情节大加渲染,很多地方把话说尽,现在是话到笔下留七分,只说三分话,越来越体会到海明威《老人与海》里老渔夫跟一群群鲨鱼搏斗时那种白描式的描写更有力量,更能给读者留下广阔的再创作和想象的空间。

●我18岁时跟一位老师傅做学徒,打铁时他对我提醒就三个字:低后手。后边这只手要低下来,锤面才能平整地落到铁上,如果后手高,锤面跟铁接触是有角度的,做功面就小了,效率低而且锤不平。

●我老忘不了这三个字,干事就像打铁一样,心态放平才能把事做好;心态放不平,老是翘着、斜着,事是干不好的。打铁要低后手,写小说也要低后手。



## 祖国在我心中②

## 我爱你,祖国!

爱国是我们中华儿女亘古不变的话题。爱国是王昌龄笔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壮誓言;爱国是范仲淹呼喊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民情怀;爱国是红军长征“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百折不挠与赤子之心。

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冉冉升起到“神舟五号”飞船的一飞冲天;从“长征一号”核潜艇迈向深海大洋到“北斗导航”系统的全球组网,我们深爱的中国正不断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向复兴。

祖国的岁月悠悠与风雨兼程我不曾经历,如今欣欣向荣与国富民强的祖国却是最深刻的印记,我深知自己一直被幸福环绕,幸福不仅来自于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更是来自我们的祖国。我为我蒸蒸日上祖国母亲骄傲,我为我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的少年先锋队队员,我立志在逆境中不骄傲、不急躁,在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永远积极乐观、奋力拼搏,永远有一颗爱国之心,在自己小小的身体里积累大大的能量,把我们祖国的未来建设得更加美好。

(沈阳市皇姑区董晖小学 三年七班 陈祉伊)

有七八年了吧,年年到云贵高原的大山深处入住,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三四月。友人猜说,你又是躲进山里写作去了。实话告之,写也写一些,更多的却是静思。年岁大上去,久坐腰肢不动;目力也不逮。写作几十年的习惯,每天写之前,总要先读几页书;再加上近几年来来的微信信息,时局和今年春天以来恼人的疫情,总得关心一下。往往真正坐到桌前写之前,耗去不少眼力。故而进入创作的时间,久不了。

闲下来做啥呢?啥也做不成。

静思,纯粹就是面对着山山岭岭的静思。

久在城市和平原居住的读者是不会真切理解“山山岭岭”四个字的意义的。换言之,云贵高原大山的面貌是千姿百态,看不尽的。比如坐落在古盘州境内淤泥彝族乡境内悬挂于峭壁陡崖间的“高原画廊”,用精妙绝伦来形容它的景观,是一点也不为过的。现在各地都在发掘旅游资源,名为“十里画廊”“百里画廊”的景致,数也数不过来。但是观赏过高原画廊的游人,无不盛赞它的独树一帜。

## 山乡静思

□叶辛

帜和固有的古韵。忍不住站停下来探讨形成如此鬼斧神工之景的原因。

和云贵高原山乡结缘一辈子,结识了不少山乡里世代栖居的少数民族,我住处不远就是布依族、苗族、侗族群居的部落,几乎天天散步遇到的小五是个苗族,而她丈夫就是住在水边的布依族。要过端午节了,高坡上的小杨打来电话,邀请我去过他们苗家的端午,热情地说:“好玩得很!你来嘛,和你们过的端午不一样!”

前几天,布依族老乡送来了他们民族的“灰粽”,很好吃也很生态,完全是植物烧成的灰色的香糯粽。我不由会说,端午节不是汉族的传统节日吗?为什么这些世居山头、水边高坡的少数民族,同样也过呢?

还有时常接触到的土家族、仡佬族、毛南族、瑶族等等山地村寨上的少数民族,50多年了,我几乎触摸着他们演进到今天的当代生活形态,听着他们的语言交流和歌声,感受着他们的今天,不由会想到和他们上一辈人打交道的过往以及他们的历史和风情。他们常对我说,叶老师,你看这些山水,看山上和水边长的花草树木,听林子里鸟雀的啼叫,所有这些都和我们活着一样,都是有生命灵性的呀!他们说来平平常常一句话,却会引起我一番思索和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联想。

1983年,初当全国人大代表时,代表团里有一位侗族女性代表小揭,她刚满18岁,又穿一身天蓝色靓丽的民族服饰,显得格外醒目。有女代表问她:小揭,你结婚了吗?她答得十分坦率:结了,也没结。我吃了一惊问:怎么叫结了又没结呢?

小揭的话没人笑,我的问话一出口,竟引得女代表们一阵哄堂大笑。有一位苗族女代表好心告诉我:她正处于婚姻的回门阶段。噢,又和民族的特殊婚姻习俗有关。在山间栖居的日子里,雾色缭绕的清晨,凝听鸟语啁啾;夜色深沉的村寨里,仍感觉生命的搏动。追索中产生的断断续续的联想,就变成了这些文字……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贾敬伟  
 本版编辑:赫巍利  
 本版美编:冯漫

零售  
 专供报

